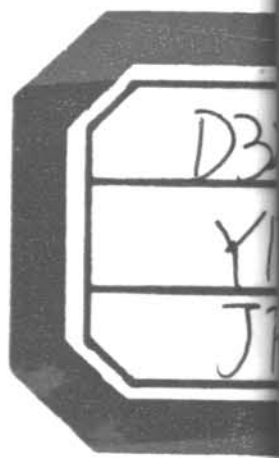




太平軍軼事



# 太平軍軼事序

洪金田以匹夫揭竿而起與滿清相抗數年之間疆土據中國之大半何其盛也及乎天塹難守金陵坐困倉皇飲藥身死而爲天下後世笑又何亡之速耶曰其興也假恢復漢土驅除異種之名以號召天下之士當時人心未盡死故豪傑皆樂從之而民心思漢亦有箪食壺漿以迎王師之舉是以不數年之間而成功若此及乎建都京陵荒淫逸樂置民命於不顧諸王爭權於內清兵相逼於外而所謂恢復漢土驅逐異種者至此雖路人皆知其假託

其實則不過子女玉帛之求而已是以民心離散豪傑短氣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嗟夫此洪氏興亡之大較也紫詮先生躬歷浩劫酒後茶餘時時道其荒淫逸樂之實爲當時諸著述家所不及載者頗夥因手錄成帙藏諸篋衍友人索閱轉輾互鈔致有魯魚之誤茲應主人之請付梓以廣流傳世有左袒洪氏而崇拜爲革命之英雄者其亦可廢然自返矣

太 平 軍 洪 天 王 像



# 太平軍軼事目錄

洪氏宮中之寶藏

獠兵

洪氏微賤時之軼事

獐妃之異聞

石達開之卓見

太平軍之貨幣

亂兵之殘酷

宮中之妖怪

天父天兄之邪說

雨花台之鬼泣

宮中之楹聯

西人莫斯之評論

飲食之奢侈

洪氏祖墓之異

客卿之軼聞

鷹狗

神羊之異聞

楊平

藏金之異聞

俠士常五

宮中之地道

明妃

洪氏好色之特性

紅妃

楊東林之製毒炮

洪大全之軼事

太平軍軼事

目錄

三

神弩將軍

蕭朝貴之軼事

四眼狗

洪宣嬌

洪氏之令旗

劉駙馬

宮中祭天之制度

安甯公主

石達開之後裔



志士逃亡海外

太平軍人名冊

名馬

開科舉取士

狀元朱惟新

童謠

皖甯被災之奇

星象之異

楊俊德

太平軍軼事

目錄

五

太平軍軼事 目錄

兵燹中之奇女子

兵燹中之忠僕

江虎

吳道士之左道

# 太平軍軼事

## 洪氏宮中之寶藏

洪氏既建都於金陵。聲色犬馬。縱情逸樂。宮中所藏珠寶珍玩之屬。悉搜括之。自四方者也。相傳宮中有太和殿。武英殿。文淵殿。大都襲清宮舊名。每殿均以黃金所鑄花卉飾壁。宮中蓄金工數十人。大抵擄自民間。擇其技藝之工者。以供驅使。此時長髮兵四出。縱掠有所得。輒貢之宮中。洪氏所得黃金既多。無所用之。故悉以飾壁也。

宮中又有大冬珠一顆。乃清康熙帝賜其臣某某之物。某既致仕。

養疴杭城。東南被難。某氏流離。其珍寶悉爲洪氏所得。冬珠其一也。此珠勻圓明潤。其大盈寸。夜間能發微光。尤有異者。天清朗則有光。陰雨則否。蓋與月相應云。又上下弦則光微。月半則光大。更爲靈異。清宮歷代所藏珠寶。此爲第二珠云。可見其珍貴矣。洪兵掠徽州時。休甯某村中。有一白髮老者。攜一小兒。躑躅山谷間。老者手攜一小袋。爲毛髮兵所見。疑其爲金銀之屬也。追而劫之。老者抵死不肯與。曰甯殺我無劫吾之囊。囊中物在我視之。則爲至寶。在公等視之。則不值一錢也。言已。傾囊與之觀。囊中乃舊紙一幅。上作草書數十字。兵不之識。將擲還其人。中有一兵忽然

悟曰。此老妖（長毛稱人曰妖）如此愛惜此物。必是至寶。吾人雖無所用之。然貢之宮中。必蒙上賞也。於是殺此老者及小兒。而奪其紙。既攜至營中。先獻於主將。主將覽之。亦不識。但見紙色奇古。書法俊秀。且聞兵士述老人愛惜之狀。知必爲可貴之物。然亦不敢獻於洪氏。恐因以干怒。但置之行營中。時出而賞玩而已。然此事喧傳於一營。已而傳及他營。已而傳入宮中。爲洪氏所聞。卽奪主將官而治以匿寶之罪。且追囊入宮。視之爲草書一幅。字雖佳。而書者亦無名。洪氏乃悔。且怒。以爲此書安得爲寶。卽舉火焚之。誰之付之烈火。而紙不燃。但漸漸變爲白色。如新紙然。洪氏乃大

奇之。侍臣因進言曰：此火浣布也。產西域。最不易得。今布上之書。雖不知爲何人所作。但此片布已可貴矣。洪曰：此布何用。侍臣曰：入火不燒。可製爲衣。以備不虞也。洪大悅。曰：然。但其布過少。不足爲衣。洪但取其布裹之兩臂。以防意外而已。究竟布上何書。老者爲何許人。終莫得而知之也。

宮中又嘗有珊瑚樹數十株。植之園中。其高幾與真樹相等。洪氏命玉工琢瑪瑙爲花爲葉。徧綴枝上。嫣紅一色。號曰瓊林。每當夕陽西下。尤覺紅光照眼。令人目眩。雖隋煬帝翦綵爲花。尤不及此奢華也。或曰：枝葉宜綠而紅。一例作血色。非吉兆。故洪不久卽亡。

云云。然此言乃於洪氏之後言之。當洪氏盛時。無人敢爲此言也。宮中又有金麒麟一對。乃洪氏所自鑄者。其重約在千斤以外。厥後洪氏自知將亡。乃將珍寶盡埋之地中。卽此金麒麟亦就其所立之處。掘土爲坑。深丈許。推麒麟於坑中。取土填平。立石以識其處。然外人不知也。故此金麒麟終無人發見。然洪氏埋寶。未知何心。或曰。爲子孫掘藏計。或曰。已不能有。亦不甘爲清廷得。故寧埋之土中也。按此事據聞如此。未知確否。卽使果有其事。則洪之埋寶。亦係不甘爲清廷有也。若謂爲子孫計。則斷無其事。蓋洪之子孫。縱能幸在人間。亦安敢公然至金陵掘藏耶。

洪氏又有寶鏡。亦從民間劫來。識者知爲秦阿房宮中物。其鏡爲銅質。圓徑二尺。厚一寸。一面光明可鑒。一面刻篆字數行。大都不可辨識。或謂係阿房宮物。卽據此篆文而定者也。其鏡能照人心之善惡。人心之善者。照之則貌美。心之惡者。照之則貌醜。本來妍媸無與也。雖其人本性良善。但一旦稍萌惡念。則鏡中必現奇怪之狀。或如禽獸。或如鬼魅。可驚可怖。故洪氏得此。視爲至寶。其用人也。恆取決於此鏡。以定棄取。一時謂之照奸鏡云。按神怪之說。必不可信。或者洪氏假託以欺臣下。亦未可知。姑誌之以資談助可也。



### 洪氏微賤時之軼事

洪秀全少年嘗讀書。略知文字。應童子試。被黜。大怒。又蓄志推倒清廷。初猶不敢昌言。但假文會爲名。集其同志四五人。密謀進行。既而入會者益多。人類亦至不齊。其間屠沽之流。紛然雜出。洪氏見文會之名。不能包容。乃改會爲教。託爲天父天兄之說。入會者大衆平等。陽以勸善懲惡爲宗旨。派人四出演說。從者甚衆。洪氏又密制號令。令其教徒一舉一動。均惟教主之命是聽。故厥後洪氏一呼。黨從紛紛相應。其起事神速。出人意外。殊不知洪氏暗中經營已非一日也。

洪秀全少時。每出過土地神廟。必長揖。人初見之。猶以爲偶然之事。及屢屢見之。始大惑。問於洪。洪曰。吾過廟外。神必出廟相迎。向吾長揖。吾之揖。乃答拜也。於是聞者大驚。謂洪必貴人。甚敬禮之。洪乃大喜。喜其奸計之得售也。又久之。洪氏又假託遇神。告其地方吉凶之事。往往先五六日。或半月。預言將來之事。無不微中。人益奇之。初洪氏預命其黨徒。於某日爲何事。已乃先期向人言之。及期果有其事。故人乃信以爲神。實則洪氏欺人之狡計也。洪之設此狡計。亦無他故。乃以此收拾人心之附已。千古帝王莫不託神怪以愚百姓。不獨洪氏已也。

秀全爲童子時。在塾中讀書。塾師命之屬對。出對爲天下太平。秀全不能解。問其師。師曰。所謂國泰民安是也。秀全仍不能解。師乃洋洋灑灑詳言聖天子在位。國家太平。百姓安樂之幸福。秀全聞而羨之。其做皇帝之念。卽基於此一言也。故旣建都金陵。年號曰太平天國。此四字中。卽有三字。係當年塾師所出對語也。秀全旣自稱天子。卽迎其師於宮中。號曰太師。此時師已七十餘歲。鬚髮皓白。秀全見之。猶執弟子禮甚恭。一如當年爲兒童時之狀。洪氏將敗。師乃先出宮。削髮爲僧。得免於難。

秀全八歲時。在塾中與諸童游戲。自比爲戲劇中之劉玄德。令他

童某爲關雲長。某爲張翼德。某爲諸葛孔明。一一聽玄德之指揮。明日更爲戲。他童爭欲爲劉備。而命秀全爲孔明。秀全大怒曰。龍種安可變爲鼠輩乎。聞者皆大笑。然初不知其志向之大也。

石達開之卓見

洪氏之亡。在於諸王不和。內訌紛起。曾胡之輩。乃得乘隙覆之。不然。未知鹿死誰手也。當諸王互爭之時。翼王石達開。獨有見及此。私勸秀全殺楊秀清。以寒諸王之膽。其言曰。諸王紛爭不已。則敵乃乘隙而入。殊非國家之福。今諸王厥罪維均。誅不勝誅。不如殺一秀清。則諸人皆自懾矣。臣愚明知此舉過當。但爲大局計。不得

不爾。諒秀清雖死。亦含笑於地下也。秀全時方倚重秀清。聞石言大怒。卽拔其佩刀。斷案而言曰。汝言殺秀清。朕意不如殺汝之爲愈也。石叩首無語。秀全旣亦自悔。乃赦之。然卒不用其言。已而此言爲秀清所聞。乃恨達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達開亦知秀清之必報仇也。乃託征川之名。率兵遠去。秀清雖恨之。而無如之何。讒於秀全之前。秀全亦不能制之也。按石氏之計。雖未免過當。然苟能試行之。未始不可以息內訌也。石氏之見。畢竟高於諸王歟。

當秀全建都金陵時。石達開力諫。略謂東南半壁。未可偷安。卽不

能直抵黃龍。犁庭掃穴。按石氏輕視滿人。故其言如此。亦當率一旅破武昌。據漢陽。占得長江上流。然後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若金陵雖爲龍蟠虎踞之地。然而偏在一隅。斷難建都。試觀歷代陳跡。都金陵者。無一能控制北方也。云云。其言既上。洪氏不能用。石氏頓足嘆曰。大事去矣。旋大哭失聲。嘔血數斗。病臥旬日始起。歛後。洪氏果敗。卒如石氏所言。石之見解。不謂不高超矣。

亂兵之殘酷

洪楊之役。吳越各省。遭害最甚。亂兵所過。燒殺虜掠。慘不忍聞。當其兵過蘇州時。每至一村。必先索金銀爲餉。村人以爲輦金去。則

可以無事也。於是相率出金。巨金既去。悉爲主將所得。於是裨將又來搜索。裨將既得金。則兵丁又來搜索。如此屢搜不已。苟稍遲緩。刀斧隨之。嘗有某甲。家本不富。但甲好修飾。衣裳楚楚。如富家兒。於途中爲長髮兵所獲。見其衣服麗都。謂必爲富人也。問其家在何許。甲引之歸。則見破屋數間。殊不類富人之居。問曰。此果爲汝居乎。必欺我者也。甲曰。非敢欺。眞我居也。於是大肆搜索。毫無所得。又問曰。汝之金藏於何許。甲曰。我家貧如洗。安得藏金。兵怒。痛鞭之。甲不能忍。乃曰。去吾家半里許。牛棚之旁。老栗樹下。爲吾藏金處也。實則甲無藏金。不過杜撰是地。用以緩禍而已。兵竟信。

之。乃往掘。然必欲與甲同往。必待得金而後解之。甲不得已。同往。既至。則見糞窟而外。他無所有。兵命甲自掘其金。甲託辭已忘其處。兵益怒。相率以刃斷其四肢。推其身浸之糞窟中。甲呼號求救。慘不忍聞。顧又不卽死。苦爲糞氣所薰。凡閱兩晝夜。始遇避兵者來。撈之出。自訴所苦。已而氣絕。噫。亦慘矣。

當亂兵焚掠時。每虜得男子。則以針刺太平天國四字於其兩腮。刺後以靛塗之。其字卽洗濯不脫。用此以爲記號。以防其逃。蓋逃則易於辨認。此人曾爲太平軍所獲者也。如虜去私逃。逃後重獲之人。則必加以極慘酷之刑罰。其名目亦至繁多。有所謂剝皮者。



卽生剝俘虜之皮。剝後別以辛辣之物塗之。其痛苦之狀。難以言述。又或以巨麻繩結其四肢。總束於一處。反懸之梁上。使其面向地。又以巨石加諸背上。屢加不已。人不能勝。往往骨斷肉糜。始得墮地而死。又或倒懸梁上。使其頭去地尺許。而以辛辣之物。於其下焚之。使其煙適刺入人之鼻孔。片刻卽見有血下注。如雨點。然終不得死。又或以水銀盛巨桶中。縛一人。使其半身以下。盡浸桶內。則水銀倒流入毛孔。尤爲慘酷。凡此種種。均亂兵用以治逃亡之人者也。其慘酷殘忍。真古今所希聞矣。

### 天父天兄之邪說

秀全倡爲邪說。以愚鄉民。自稱爲天父。凡入教者。無貴賤均稱天兄。秀全每屆七日。登壇演說。語多荒謬。然鄉人不知。均目爲神人。秀全演說時。身著八卦之衣。如戲劇中之孔明然。披髮仗劍。先默禱於天。然後跌坐瞑目。謂爲神附已身。並告以種種未來之事。須臾。張目向衆陳說。種種演說之辭。均秀全所自撰。但對衆宣言。則謂神告已。命已轉宣諸衆人者也。其教規極嚴。凡對於天父。不得稱名。並不得有一語侵犯。犯者重懲之。對於天兄。彼此不得爭論。或出惡言。苟有曲直。當訴諸天父。由天父轉訴諸天神。以判曲直。一言既定。無論何人。不得有異議。教中人與教外人涉訟。亦不聽。

地方有司審判。必由教外人先投訴於天父。天父秉公判斷。苟教中人理屈。天父亦執法不偏。決不袒護。故人咸服其公明。地方有司亦無如之何。佯爲不知而已。

### 宮中之楹聯

南京宮中各殿所懸楹聯。大抵係秀全所自撰。嘗有一聯。有并吞五洲之志。並覬視歐人。故某國人恨之尤甚。清廷乃得利用客卿以滅太平軍。此其事人多知之。無容再述。然據予所聞。洪氏宮中之聯。亦頗有佳者。如云。光華新歲月。浩蕩舊山河。如云。萬民平等。億載永康。或云。此等聯語。切係秀全自撰。未知確否。

或又云。其聯均以檀楠爲質。四周徧嵌。別以黃金鑄字。綴於其上。其後僞宮旣破。清兵肆意搜掠。然未知聯上字爲黃金所鑄。或知之亦不暇取。間爲難民所得。但得其一二字者。卽因以致富云。

飲食之奢侈

洪氏宮中飲食之奢侈。誠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如每食鷄鴨之屬。必爲全隻。烹調之後。盛之於盆。更於鷄鴨身上。加羽毛爲飾。望之如生。臨食。卽有侍者去於羽毛。乃能下箸。其他猪牛之類。亦必全隻。但擇最小者烹之。以能盛於盆中爲度。每食必具二十四牲。二十四牲者。六禽。六獸。六鱗。六介。禽乃鴿雀雉鷹之屬。鷄鴨不常食。

獸乃牛羊獐兔之屬。豕不常食。鱗乃魴鯉鱖鯉之屬。介則蝦蟹蛤  
鼈之屬。每日必具二十四牲。而逐日更換。不使相襲。每席之費。不  
下數千金云。

秀全每食。必有妃嬪四十八人奉侍。或伴食。或行酒。或奏樂。或歌  
或舞。此四十八人。又必每餐更換。無一相重。噫。千古帝皇。其奢侈  
繁華。亦鮮有如此者矣。

秀全所得民間珠玉。擇其佳者。以充食品。每晨必食珠二三顆。食  
玉一方。據云多食珠玉。能使人精神充足。顏色朗潤。久而久之。且  
可長生。其食珠之法。乃擇珠之佳者。裹入豆腐中。隔水煮之。煮半

日之久。去其豆腐。則其珠已糜爛。軟如豆腐。而其大較原形三大倍。食之之時。取置口中。略一咽氣。珠已入喉矣。其食玉之法。則取玉雜地榆根而煮之。煮至極久。則玉爛可食。調以冰糖。味甜可口。略如芋艿。但玉必擇其潔淨無暇者。煮之乃可熟。否則不熟。卽熟亦不適口。當其選擇之時。必須老於珠玉之業者。方能勝任。尋常人不能辨也。初宮中蓄御厨四人。專司煮玉。煮珠之事。四人者。皆珠玉商也。其中一人。柳姓。係蘇州之同里鎮人。後出宮。爲人述其事如此。其他三人。於秀全亡後。均不知下落。或爲亂兵所殺耳。

客卿之軼聞

洪楊之役。清廷曾聘用客卿。因以收功。人多知之。殊不知洪氏亦嘗聘用客卿。其人名曰尤斯。談者已不記其爲何國人矣。初因傳教至香港。聞洪秀全之教。大抵與已教相同。因欲利用之。於是作書訂交。稱爲莫逆。厥後洪氏起兵。尤斯多所謀劃。但洪氏恐士卒見疑。乃令尤斯改裝爲中國人。並改爲中國人之名。名曰蕭乃權。在軍中充記室。洪氏頗信任之。未幾。患肺疾。卒於軍中。秀全哀之甚。然當時人知蕭乃權。而不知尤斯也。

### 鷹狗

洪氏少時。畜一猛犬。名曰鷹狗。不知何所取義。或曰以其猛如鷹。

云。或曰係英狗之誤。今不深究。鷹狗高四尺。圓尾如獅。頸中長毛披拂。徧身黑色。而四足獨白。目光如炬。性尤猛烈。多力而善躍。能與牛馬爲敵。秀全酷愛之。每食必與以豕肉及胡麻子。至用兵。輒使隨行馬後。見敵兵。卽狂奔嚙其足。往往乘人不備。足爲之傷。及敵兵驚擊之。則已返奔入己之兵隊中矣。尤有能者。善爲偵探。嘗縱之行五六里外。深入敵營。少時還報敵情。或狂吠怒突。卽表戰鬥之狀。意謂敵兵方進攻也。或安閒臥地上。如無事。則五六里內。必無敵兵。卽有之。亦必不進攻。洪氏藉彼爲探。百無一誤。蓋以人爲探。往往爲敵人所獲。惟狗則敵人雖見之。亦不以爲意。故其爲



偵探反勝於人也。洪氏深寵愛之。封爲忠勇侯。輒披以衣冠。令作人行。犬亦循循知人意。舉止中節。凡營中小兵見之。必與爲禮。儼然如見將帥也者。一時稱爲忠勇侯。而無敢以狗名之者矣。厥後臨陣。鷹狗爲流矢所中。傷其腰。秀全命人抱之歸。拔其矢。敷以藥。卒以受瘡過深。竟以是死。秀全哀之甚。厚葬之。小兵弁均爲執紼。云此一奇聞也。

或又曰。鷹狗實非一物。乃一鷹一犬。二者皆洪氏少時所蓄。用以行獵者。厥後卽携之兵間。以助戰鬥。其鷹尤靈。能代人傳遞信息。卽以書縛之鷹足。令其彼此來往也。當時人稱爲鷹狗。乃指二物。

非專謂犬也。按此又一說也。姑並存之。

楊平

楊平者俠士也。本姓某。幼貧。早失怙恃。以採樵爲業。一日於田野間遇楊秀清。秀清憐其貧而奇其貌。厚遇之。遂依楊氏爲之操作。一如傭工。久之冒姓楊氏。名曰平。其名乃秀清代爲取之。寓意與主人平等。非若奴隸也。平事秀清甚謹。及秀全起事於廣西。傳檄四方。以討伐滿夷。恢復漢土爲名。立言甚爲正大。平聞之。大感。然未敢以告主人。卽辭秀清將去。秀清大驚。謂之曰。汝依我十餘載。相親如兄弟。平日不忍片刻相離。今獨辭我而去。何也。得毋我有

開罪於君者乎。平泣涕曰：非也。今日之去，乃別主人去而殺賊耳。秀清益驚，亟問何事。平乃出秀全之檄示之，且曰：此事成敗未可知。但楊平生爲男子，不忍坐視而不起耳。吾主人善自保重。從茲別矣。秀清讀檄畢，怒曰：獨讓汝爲男子，不許吾爲男子耶。行矣。毋緩。亟整行裝，出資斧，與楊平同出。走謁秀全，及見秀全，聽其言論。平早知其志向不大，所欲得者，不過一皇帝耳。恢復河山爲漢人復仇，不過其檄中欺人之語，實際與此背道而馳。且決定秀全必難成功。於是乃勸秀清返駕。此時秀清疑平變志，不聽其言。平乃中夜遁去。不知所往。秀清明日始知，使人追之，亦不可得。厥後隨

處訪求。終不見其人。如楊平者。誠俠士也。亦異人也。

俠士常五

洪秀全初起兵時。招兵於鄉。所趨而應募者。大抵爲無賴流民。然其中亦有豪傑英邁之士。不可一例論也。如俠士常五是矣。初常五來應募。在營爲小卒。嚴守軍律。每遇戰爭。奮勇爭先。以積功升爲裨將。人皆重視之。五自言爲明常遇春後裔。其先世佐明太祖驅逐胡元。平定天下。累世顯貴。明亡而後。其六世祖常世祿起兵謀恢漢土。事未果而死。其五世祖隱於農。耕讀爲業。戒子孫無仕滿清。故三百年來不與聞世事。然其心則未嘗一日忘朱明也。常

五尤激烈慷慨。少讀兵書。習拳術。身高七尺。心雄萬夫。自幼卽懷滅清扶漢之心。及聞秀全起事。正洽其心。然無由自進。故託小卒以進身也。秀全聞其言。愈禮重之。問曰。君何不早言。使吾屈君於走卒也。五曰。非也。吾早言之。陛下必不見信。吾但求吾仇能復。屈身走卒何患哉。未見一爲走卒。卽不能爲英雄也。秀全因又問之曰。君以五名。其真名乎。抑託名乎。五曰。非真名也。吾行五。故以爲名。真名棄之久矣。秀全曰。君行五。然則君尙有四兄乎。五流涕曰。然。惟今皆死矣。問其何以致死。則云。長兄年未二十。以練習拳術。吐血而死。吾父曰。長子不能成。有次子在。更命吾次兄習之。未幾

又以癆瘵死。死時猶自呼有負嚴父之望。囑三兄必成其志。三兄習拳得其奧。身亦強健。但性頑好鬥。鄰里不肖之徒。輒遭其毆擊。恨之刺骨。乃相約以毒酖死之。死狀甚慘。時四兄少三兄兩歲。余則少三兄六歲。同時均習拳。三兄既死。立志爲三兄復仇。一夕。手刃不肖之徒七人。然以此犯法。卒爲有司捕而殺之。嗚呼。諸兄今皆死矣。惟余獨在。追憶往事。幾不再生人世。惟念國恥未雪。大丈夫安得輕於一死。今者天下河山。半爲漢土。吾身縱死。吾無恨矣。言已。忽放聲大笑。秀全亦嘉其志。賜之酒。痛飲而罷。自此常五之名大震。五亦益奮勉。戰鬪爭先。當者披靡。然忌之者亦日以衆。言

於秀全曰。常五之志。在於恢復朱明。是利於朱姓。而不利於陛下也。秀全初猶一笑置之。久之。讒者非一人。秀全乃大疑。一日私謂秀清曰。今日吾必殺常五。秀清驚問何事。秀全悉以告。且曰。寧使我負人。無使人負我。人心難測。安知彼不有是心。倘不先發制人。他日噬臍。已無及已。秀清曰。此言是也。欲殺之。亦須從速。否則卽有他變。秀全曰。善。時五適小病。秀全命人賜藥。五不疑而飲之。是夕遂死。死後目不閉。家人不敢殮。閱三日猶不閉。秀全聞之大懼。親至其家。撫尸慰之。目乃閉。噫。爲常五者。眞俠士矣。

## 明妃

明妃者。洪氏宮中之嬪妃也。或曰姓閔氏。稱閔妃。明妃傳聞之誤也。茲不深考。妃本蘇州世家女。幼有艷名。讀書略解文墨。精女工。長髮之亂。與家人出走。避亂於鄉鎮。爲亂兵所劫。兵將殺其父母。女挺身出曰。任君等劫我去。毋傷我父母可乎。兵艷其色。許之。父母乃得免於難。兵欲犯之。女曰。君等視我貌美乎。兵曰。然。女曰。吾爲君計。不如獻汝主將。可得上賞也。兵然其言。乃獻之主將。兵果獲賞。主將欲犯之。女復以是言進。謂其不如獻已於秀全也。主將亦以女言爲然。於是女乃入宮。爲嬪妃。主將獲賞而去。入宮數日。頓使六宮粉黛黯然無色。女肌膚光澤。明朗可鑒。故秀全封爲明



妃云。妃既得秀全寵。乃囑秀全使人求其父母之蹤跡。求之數月。果得之。秀全欲邀之入宮。女不可。但厚貲之。並請秀全授以護照。持此行於兵間。太平軍不得加害。秀全一一如其言。至是妃乃學費宮人故事。飲秀全以酒。使之醉。出利刃。將刺殺之。殊不知秀全狡獪。當妃勸酒時。秀全已疑有他變。蓋妃平日素不飲酒。亦不勸己飲。惟今日勸之甚力。疑有他故。洪未能飲。是日飲數鍾。僞作醉態。憑妃肩。欲睡。妃大喜。扶之入臥室。屏侍從。閉門。拔壁上刀。欲刺之。此時秀全方佯醉以觀其變。見妃拔刀。秀全卽潛起。躡足至妃身後。妃不自知。猶掀帳覓秀全。及見牀上無人。乃大驚。秀全在身。

後笑曰。汝欲何爲。妃甫回首。而秀全之刀已下。妃乃身首殊矣。按此事秀全不肯語人。故極秘密。當時宮中知者亦無幾。惟忠王知之。茲乃據忠王幕客某君所言如此。

紅妃

紅妃者。姓洪氏。亦民家女。被秀全虜掠入宮者也。妃貌僅中人。而身材嬌小。性極風騷。一顰一笑。均能媚人。故洪氏甚寵幸之。洪女與秀全同姓。秀全使改姓爲紅。宮中稱爲紅妃。云紅妃性淫而善妬。宮中嬪妃。均不能見容於紅妃。或者賜死。或者幽閉。而是時有宣妃者。粵人也。性狡詐。初見嫉於紅妃。宣妃知將來必遭擯斥。乃

爲先發制人之計。陽與紅妃相善。一日紅妃至其處。見有美男子在焉。紅妃見而大驚。宜妃卽跪於地上乞死。然紅妃見此男子。心頗動。宜妃乘間請以情人讓於紅妃。以自贖。紅妃見此人由宜妃而來。則必不畏宜妃洩漏其事。乃笑而不言。於是此男子遂與紅妃通。久之。宜妃乃讒於秀全。秀全不之信。一夕。親往偵之。果如宜妃言。於是乃殺紅妃及男子。紅妃於臨死時。猶自辯受宜妃之愚。然秀全不信也。初美男子係江甯貧民。宜妃訪得。以錢僱來者也。宜妃之計。可謂狡矣。然亦必紅妃之性淫也。始能中之耳。至於洪氏宮中之淫亂。於此亦可見一斑矣。

又有一說。謂紅妃之死。雖係與人通奸。爲秀全所殺。然無與於宜妃事。蓋紅妃性淫蕩。其男妾有六七人。秀全雖微知之。而不能制。亦不忍加害。任其所爲而已。蓋紅妃有權略。能玩弄英雄於股掌之上也。久之。紅妃之男妾。自相爭伐。甚至操戈相向。穢聲四播。秀全不得已。乃盡殺其男妾。而賜紅妃自縊死。右二說傳聞異辭。未知孰非孰是。姑並存之可耳。

洪大全之軼事

洪大全。亦太平軍中傑出之人物也。大全幼本業儒。工詞章。十五歲入庠。三應鄉試不第。乃去而學兵法。蓋是時太平已久。人心思

傑。亂機已伏。待時而發。雖無秀全。亦未免一場浩劫。在大全於洪氏未起以前。固早知天下必有事也。是故去儒學兵。以待時機之至。當時讀兵書。及習矛槊弓箭之屬。恐遭人忌。乃託名應武試。以釋人疑。於是改名洪均。應試中武秀才。見者知其志在功名。不復疑其有異志也。大全乃得安然無事。及聞洪秀全起事。亟往依之。屢有戰功。後被人所給。拘而殺之。大全善詞章。能爲詩詞。其所作人多見之。茲不錄。

### 蕭朝貴之軼事

蕭朝貴少與洪大全爲友。其投謁洪秀全也。亦大全爲之介紹。朝

貴之爲人。沈毅剛直。多力善射。嘗於馬上自挽強弓。矢無虛發。頃刻之間。能射死敵兵五六十人。人皆稱爲神射。或勸之曰。此等發矢殪敵之事。乃小卒所爲。將軍何不憚勞如是。且以將軍之貴。縱死敵卒百人。亦不足爲勇。萬一爲敵兵所害。豈不可惜。朝貴曰。非也。吾之射。苟久而不用。亦必膂力漸減。目力漸花。一旦須用之時。或反不能命中。故不如時時習之。之爲愈也。吾手親殺一敵。吾心輒爲之一快。雖死一小卒。於敵若無所損。殊不知日日而殪之。小卒雖多。必有死盡之日。小卒死盡。彼主將亦無由而自存矣。聞者乃服其言。按朝貴之言。雖爲必無之事。然其沈毅忍耐之性。於此

可見一斑矣。

朝貴在軍中。每夜三鼓而起。於廣庭中擊劍以自勵。輒自言曰。汝忘汝爲男子乎。何心懷宴安也。擊已卽坐以待旦。乃不復睡。時或默誦孫吳兵法。數年如一日。云。按太平軍中不少豪傑。惜乎秀全荒淫。不能善用之也。惜哉。

朝貴多力而善食。每餐能食米三升。豕肘四具。非是不足以果腹。腹大如五石瓠。時軍中稱爲大腹將軍。朝貴亦漫應之。不以爲侮。一日。洪秀全與羣臣會食。朝貴爲禮節所拘。不便縱啖。席將終。或戲之曰。今日難爲大腹將軍矣。不意此言爲秀全所聞。亟問何故。

羣臣不敢不以實告。言者叩頭請死而已。秀全聞言笑曰。今日君臣會食。本欲盡歡。豈可使將軍枵腹而返耶。乃命人重備飯與肉。以供朝貴。朝貴縱食。秀全顧而樂之。拊朝貴背曰。吾有大腹將軍。敵不足平矣。諸臣皆大笑。盡歡而散。

洪宣嬌

洪宣嬌者。洪秀全之胞妹也。略有姿色。性放蕩不羈。有如丈夫。少嫁於某氏。不容於翁姑。乃歸家。益放誕。騎馬試劍。鬪鷄走狗。日與惡少游。秀全既創天父天兄之邪教。宣嬌乃爲女牧師。招搜貧苦婦女。以布教爲名。實則鍊成一隊娘子軍也。秀全起事。宣嬌卽率



此等大脚婦女。自張一軍。以與清軍相抗。聲勢甚盛。當者披靡。屢著戰功。而宣嬌亦益驕縱。目空一切矣。宣嬌好著鮮艷衣服。華服盛妝。騎白馬上。見者疑爲戲劇中之武旦也。宣嬌率兵攻破城邑。必命其娘子軍。虜掠城中美少年。以獻。一如將軍之索美人焉。然虜掠所得。輒鮮當意之人。非殺之。卽囚之。故男子被掠者。亦莫不自悲其遇之不幸也。

初。宣嬌有戰功。秀全甚愛重之。言無不聽。漸漸代秀全而握軍事全權焉。秀全恥以男子居女子下也。心微忌之。適是時有某王之子。亦以勇武自豪。丰采甚都。美少年也。見宣嬌而悅之。欲娶以爲

妻託人言於宣嬌。而爲宣嬌所拒。王子頗慚。且不自安。卽爲先發制人之計。乘間毀謗宣嬌。故使爲秀全所聞。且云宣嬌將殺秀全。而以己代之。學唐武曌故事。欲爲女皇帝也。秀全果爲流言所惑。愈疎遠宣嬌。漸奪其兵權。宣嬌鬱鬱不得志。竟以憂悶而死。死之日。猶囑秀全須自有主張。不可輕信謠言。以誤大事。兵權猶不可輕假於人。更不可自起內訌。與敵人以可乘之隙。痛哭流涕而言之。秀全頗爲動容。惜乎秀全不能用其言。厥後卒以內訌自敗。一如宣嬌之預料也。惜哉。

劉駙馬

劉駙馬者。洪秀全之女婿也。姓劉氏。名曰甲第。人稱之爲劉駙馬。而不名。初。秀全有女。美而勇。能彎強弩。射飛鳥。年及笄。秀全爲之擇婿。女自言不計門第。但須文武全才。於是自命詩文題各一。徵人作文。文既錄取。更試以刀劍弓箭之屬。中式者爲婿。初。應徵作詩文者五六十人。卷既繳。女一手自披覽。或文佳而詩不佳。或詩佳而文不佳。詩文均佳者。只十人而已。於是錄取十人。定期使之試武藝。女亦親自校閱。誰知此十人者。半爲文弱之書生。力且不能勝刀劍。望之氣沮。色變。一一失敗而退。其中數人。雖略嫻武藝。而亦不能中式。女大失望。最後劉甲第至。劉卽此十人之一。

人也。狀貌魁梧奇偉。善舞刀劍。彎弓發三矢。發皆中的。女大喜。遂歸之。是時秀全方起兵。猶未攻克南京也。厥後攻破南京。稱帝。劉甲第遂爲駙馬。又後秀全敗。劉甲第挾其妻逃出。流寓江淮間。數年妻死。劉以賣解自活。久之。恐被人窺破。劉本知書。遂以蒙師自隱。衣服樸陋。狀貌呆愚。確肖蒙師。見者不知其曾爲駙馬也。

宮中祭天之制度

洪氏既建都於金陵。於一切鬼神。均不之信。毀拆廟宇無數。均以邪說左道目之。惟最重祭天。每月朔望。必於宮中設香燭五。更卽起躬率羣臣拜禱。爲萬民祈福。是日齋戒。不茹葷腥。不親嬪妃。羣

臣亦各如是。又以天晴雨以下吉凶。謂晴天喜。雨則天怒。陰則天憂。風雷則天大怒。必有非常之災禍。朔日之晴雨爲前半月吉凶之兆。望日之晴雨爲後半月晴雨之兆。晦日又必焚香謝天。意謂蒙天之保護。此一月已得平安過去也。所奇者。祭天之日。宮必齋戒。名謂爲萬民求福。而民間則於是日。殺牲不禁。不知何故。或者謂皇帝爲萬民求福。萬民於是日。則須行樂歟。奇異之制度。令人不可思議如此。

### 安甯公主

安甯公主者。洪秀全之女也。秀全既起兵。掠民女某氏爲妾。不久

而生女。卽安甯公主是也。女雖生於兵間而端莊靜穆。幼知禮節。性質亦聰慧異常。不假教誨而自知書。秀全鍾愛之。及秀全旣建都於金陵。女年旣長。封爲安甯公主。然女頗鬱鬱不樂。秀全憂之。日命人以娛樂之具。進獻於公主之前。而公主對之。益復戚戚。於是侍婢之流。咸疑以愛情之故。而致如此也。惟不敢言而已。殊不知公主爲傷心人。固別有懷抱也。秀全見公主戚戚。亦常私問其故。公主曰。今滿酋未滅。天下未一。正陛下枕戈嘗膽之時也。今陛下日夜勤勞。不遑厥處。然大臣荒嬉於內。將軍跋扈於外。民心離散。士卒罷羸。以此觀之。殊非國家之福。此臣心之所以憂也。臣觀

今日之勢。猶抱火而厝之積薪之下。一旦火發。勢不可救。又如燕巢危幕。自以爲安。殊不知頃刻之間。巢將覆矣。故臣爲陛下計。當於此時。修甲兵。明賞罰。整綱紀。收民心。以奠億萬年太平之基。不然。徒以半壁東南。自謂無患。吾不信也。秀全聞言。頗爲所動。然亦終不能如其言而行之。安甯自知秀全終必敗。卽早求出宮。依清涼山某庵老尼以居。以期免於殺戮之禍。秀全初止之。不可。旣而不忍拂其意。卒許之。於是安甯乃披薙爲女冠矣。久之。復迎其母以同居。秀全亦許之。母女相守。頗自樂。或曰。安甯之母。亦係大家閨秀。讀書明理。爲亂兵所掠。遂爲洪氏妾。旋生安甯。晉封爲妃。寵

幸有加。然而厭棄繁華。心甘寂寞。安甯幼秉母教。故亦落落厭棄人世。安甯諫父之言。均其母教之也。彼母女者可謂女中之錚錚者矣。然而敝屣富貴。削髮空山。宜可以終其餘年。而誰知厥後金陵既爲清軍所得。彼母女二人亦均爲亂兵所戕。嗚呼。佳人薄命。一至於此耶。

石達開之後裔

石達開率兵入川。載其妻子同行。既抵川中。用兵不利。石氏自知必敗。顧不願以一逃了事。乃決意以一死報洪。先命妻子僞裝遇難之民。由四川而入西藏。竟脫於禍。而人莫之知也。抵藏與土人



雜居。務農以自給。未幾洪氏果敗。石達開之蹤跡亦不可知。清廷搜索洪楊後裔甚亟。而石氏妻子獨得脫身事外。此其有先見之明也。初石達開送妻子入藏。戒之曰。胡運未衰。我朝必將傾覆。中原萬里。無汝等立足地矣。不如去之蠻荒。苟全性命。十年或百年後。定見漢族英雄。恢我故國。但至此時。毋忘中原言。已痛哭而別。其子以此語書諸紳。朝夕諷誦。子娶四川土司女爲妻。生子。卽石達開之孫也。石子將死。以石氏之訓。授諸其兒。叮嚀相屬。毋忘中原。未幾達開妻亦死。時只達開孫年方十歲。此時爲清光緒末年也。又未幾。革命軍興。神州恢復。達開妻子均不及見。其孫生長蠻

荒亦不知中原之樂。但聞父言。不曾相忘。偶遇漢人之至藏者。輒以此向人言之而已。終不作歸來之想也。噫。

志士逃亡海外

當洪氏之敗也。凡洪之黨羽。悉遭清廷捕戮。未有能脫者。然亦有志士。逃亡海外。得以保其殘喘。如李仁基是已。李仁基者。託名也。其初本名某某。爲洪氏健將。戰功甚烈。及洪氏將敗。某知事已糜爛。不可收拾。卽率其所部兵百餘人。由香港渡海。至新加坡。得以免於難焉。初。某將渡海。每召其所部兵。曉以時局利害。謂事勢至此。無可救藥。諸君願從我浮海者。左袒。一時左袒者百餘人。某又曰。

不願從者。請自便。我之財帛。任若携去。不惜也。於是不願從某者。紛紛散去。某乃率百餘人渡海。已則更名爲李仁基。至新加坡。訪其夙識之某粵人。問計。粵人固華僑中之豪富者。卽出資購地。使仁基率百餘人耕種。以自給。仁基親自督率。而該島土地沃饒。氣候和煖。尤宜種植。是以獲利頗厚。粵人卽以是富。久之其人死。其百餘人亦各求散去。粵人皆厚贈之。厥後革命黨在南洋籌款。粵人多所資助。蓋有感於李仁基之所爲。故仇視滿清尤甚。而贊助革命。尤爲熱心也。光復之前一年。粵人已死。不及親見漢土恢復。惜哉。

太平軍人名冊

有湘人某君者。留學日本。游西京某古刹。老僧出示太平軍人名冊一本。據云當洪氏初敗之時。有人得之於金陵城中。此日僧時方以貿易至中國。以重價購歸。用充古玩者也。湘人某君展而視之。人數約在五六千左右。每一人名之上。冠以官銜。有稱將軍者。有稱元帥者。不一其類。大抵又分爲十餘部。各以魚龍虎豹之名爲識別。如龍字部中有將軍若干人。其他官若干人。魚字虎字豹字皆如是。而人名之下。又必有暗識二字。絕無意義可尋。如曰秦田如水。鷄曰山藏。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果不知何所命意也。冊末

更有短文一篇。如跋如識。語亦極晦。不可解。某君曾照錄一通。置之行篋。後忽失去。不知所在。苦憶不可復記。但記其起二語云。皇天空空。監命在茲。其他語大抵類此云。

### 名馬

名馬多生於北方。洪秀全。南人也。故不善騎。亦不好馬。然出入於戰陣之間。終不得不畜良馬。於是有山西人獻一名馬於秀全。秀全亦知其爲英物也。以二千金酬之。云。據當時洪營中人云。此馬係蒙古產。蒙古之馬。大抵自生於山谷之間。非人家喂養之也。人之欲得馬者。設阱於山以捕之。然後拘之以韁。喂之以麥。半月野

性稍馴。乃可騎人。而是等野馬之中。亦大有良駑之別。其最良者。能日行八百里。而不喘息。山西人之馬。係以布自蒙古人易來。蓄之兩年。乃携之來江南。適遇秀全用兵。其人卽以是馬獻。是馬徧身棕色。而尾尤赤。兩目灼灼有光。性畏熱。每遇夏日。行於烈日之下。必以小草帽遮其頭。蓋北方苦冷。馬產於冷地者。不耐居溫煖之區也。秀全嘗錫以名。名曰蒙古。蓋不僅以其產地爲名。亦隱示收服胡人之意也云云。

開科舉取士

秀全旣建都於金陵。其第一牢籠人民之舉卽開科取士是也。然

當喪亂之餘。人民流離。斯文掃地。卽有一二讀書之士。亦往往不肯應洪氏之試。而洪氏開科。無分生童。一律准其應試。第一人卽爲狀元。以次爲榜眼。爲探花。爲傳臚。爲翰林。一時應試之人。半爲販夫走卒之流。有略識之無者。有纔解塗鴉者。莫不報名應試。以冀狀元翰林之榮也。試旣畢。秀全傳諭。凡應者一體錄取。榜旣發。販夫走卒。乃一變而爲翰林矣。故當時有殺豬翰林之謠。功名之濫。至此而極矣。

### 狀元朱維新

洪秀全之開科舉也。所取狀元。名朱維新。杭之錢塘人也。其人本

清秀才。工書。善爲八股文。而品行甚劣。以與鄰婢相通故。被人告發。褫其青衫。朱亦縱酒自放。貧不自聊。遇洪秀全開科取士。朱乃欣然往應。試題係八股文一。試帖詩一。策問二。朱皆優爲之。纔出場。卽以狀元自命。聞者猶視爲狂生常態。未幾榜發。狀元果爲朱維新也。或問何以能先知。朱曰。使我不以好色之故。早在清朝中狀元矣。何待今日哉。聞者爲之捧腹。

童謠

當洪秀全未起兵時。江皖之間。先有童謠云。月亮無光。四面毛長。天地昏動。按四毛長。謂有雲霧而月色不明。月之四面。如有毛



然)未幾長髮軍起。江皖悉被其蹂躪。人遂謂童謠乃長毛之亂之預兆也。又有童謠云。一把壺。一個甌。有得吃。有得飲。天下太平。人謂亦謂此謠所謂壺與甌。乃曾胡二公之讖語。蓋壺與胡同音。甌與曾之音又極相似也。其意蓋謂曾胡出天下。乃得太平。人民乃得安居以享飲與食也。按此等謠。歷代有之。古史所紀。不一而足。氣數所感。不期然而然。不得盡以神怪無稽視之也。

### 皖寧被災之奇

長髮之亂。東南各省。被其蹂躪者。不一其處。而未有如皖省寧國府屬之奇者也。(指舊寧國府屬)初洪氏之兵。但至徽州。曾文

正公率兵相拒。厥後洪氏既死。金陵既破。以大局言。天下可謂已平定矣。殊不知寧國被難。卽於是始也。蓋金陵既破。潰兵無所之。紛紛由長江上游竄入皖南內地。而曾公所部官兵。在徽州截其去路。於是亂兵乃紛紛入甯國境矣。甯國僻處萬山之中。於大局無關輕重。清軍新克金陵。瘡痍未復。更無餘力以勦防之。且鑒於窮寇勿追之說。或且故予以去路也。當時地方居民。既不能自組鄉團。以防鄉土。又不知呼籲當道。以請發兵防截。只知紛紛逃避。以求苟免於難而已。然是時交通未便。鄉民均不能遠出。但避居深山之間。而村鎮遂爲亂兵占踞。如此者數年。蓋此等亂兵。並無

將帥管帶均係金陵敗卒。刀斧餘生。假此爲逋逃竄者也。故一至村鎮。專以焚掠爲事。村鎮旣空。乃更窮搜山谷。居民死亡。不可勝數。直至搶掠旣空。糧食都盡。兵與民同掘草根。煮皮箱而食。兵之強壯。乃相率他去。其老弱者。亦與民同死。於是地也。然當是地被災之時。正清廷恢復江山之日。方歌舞昇平之不暇。誰知窮鄉僻壤。尙有慘死之民災也。

### 星象之異

中國古籍恒言星象之異。卽世上將有變亂。或大聖賢。或大盜賊將出。則必有奇異之星象。以爲之預兆也。當洪氏將起兵時。江皖

之民。恒於每晚二更許。見南方有異星。其大如豆。四面有芒。凶惡之象。令人見而生畏。須臾向北一面。其芒漸引漸長。至於一丈有餘。如此約十八九日乃滅。當其沒滅之日。乃見無數明星。環於其旁。若圍而攻之者然。其大有倍於該星者。有等於該星者。但光明燦爛。初無凶氣逼人。識者即知天下必將大亂。其有芒之星。乃大盜大賊。其環繞該星之星。則克制盜賊之人也。相與奔走警告。人心惶惶。未幾。洪氏果起兵於兩廣。是應星象之在南方也。其芒向北。是應洪氏之欲推倒清廷也。十八九日而滅。是以一日應一年。總計洪氏之亂。閱十八九年也。至於環繞該星之諸星。則應曾左

胡李諸公。無疑義矣。按當時人之見解如此。若在今日言之。殊爲無稽。姑存其說。以談資助可也。

### 楊俊德

楊俊德。蘇人也。業米行。家資甚富。洪氏起兵。傳檄四方。以恢復漢土。驅逐韃靼爲宗旨。其檄文慷慨激昂。頗動人。俊德見而惑之。歎曰。吾亦漢人也。安忍見祖國沈淪而不救耶。卽欲以其財十萬充軍餉。俊德有弟曰俊秀。性吝而爲人甚刻。聞俊德言。極力以爲不可。俊秀之止俊德。非有他故。只以此十萬之金。乃祖上遺產。兄弟二人所公有。非俊德一人所私有也。俊德知其意。慷慨言曰。人各

有志不可相強。吾決不强弟。弟亦何得强我。吾今與弟析產。各行其志可乎。其弟久與欲兄析產。苦於無所藉口。今聞俊德言。大喜。立即析產各欸。俊德即於己產中提七萬助餉。不足則典質金珠。以成十萬之數。餉既去。洪氏大喜。封爲俠義將軍。俊德亦頗自喜。未幾。洪氏之兵。徒知劫掠。俊德頗不以爲然。上書諫秀全。於某王尤不滿意。書爲某王所知。將使人暗殺之。事前或以告俊德。使之逃。俊德曰。吾自無目。即使免於殺戮。吾又何顏以見吾弟哉。言已。痛哭。是夕。投河而死。某王見其已死。亦不敢追求其事。以取厭於秀全。秀全聞俊德死。哭之慟。厚恤其家。

### 兵燹中之奇女子

咸豐某年。皖人某君。附民船由蕪湖之南京。旁晚。舟泊燕子磯。見漁人舉網。得女一屍。撫之死矣。但胸前繫一布包。重重包裹。漁人疑其珠玉之類也。發而視之。則見裏面悉裹以油紙。再去油紙。則裏面有素紙一幅。書細字數行。以有油紙所包。故不沾水。此外更有金戒指二枚。漁人不知書中所云。持至鄰船。託搭客讀之。某君乃得見其所書。乃係七絕四首。女子自叙生世者也。但其姓名籍貫。終不肯書。故亦無從知其爲何許人。但就詩意觀之。則爲遇亂自盡可知矣。詩中又多英俠之氣。可決其爲奇女子也。詩云。可憐

弱質歎飄零。蹤跡真如水上萍。自恨此身是兒女。不能執戟事長征。田園拋棄已無家。極目鄉關恨自賒。亂世可憐人命賤。殺人徧地已如麻。大江日夜向東流。流到天荒地盡頭。魂魄隨便流水去。可知能見我娘不。莫言投水自輕身。說到艱難已斷魂。但有蒼蒼知我意。何須更向別人言。某君朗誦一過。謂漁人曰。此奇女子也。擇地而埋其骨。必有冥報。況有金約指二枚爲君酬乎。漁人唯唯。卽埋其骨于燕子磯邊。某君欲立碑誌其事。而倉卒無從得石。工適埋骨處有大樹。某君乃削樹皮。大書奇女子之塚五字。明晨張帆東行。自後二年。某君再過燕子磯。維舟訪其處。則見長林豐草。



滿目荒涼。當年題字之樹。已不可復見。卽奇女子之塚。不可復得矣。哀哉。

### 兵燹中之忠僕

皖南朱氏。家資饒富。一僕曰阿李。事朱甚忠。朱氏頗倚重之。洪楊之亂。合家死亡。阿李力救朱子。幸脫于難。時朱子方三歲。阿李抱之匿牛欄中。兵搜其家。未之見。兵已去。阿李乃抱兒而出。夜行晝伏。行之江蘇之無錫。蓋朱氏有親戚在無錫。阿李走依之也。當其隻身行數千里時。凡兩遇亂兵。搜其身無所得。欲殺之。阿李跪地哀求。泣涕自述。主人遇難之慘。及已之行路之艱。兵感其意。兩獲

而兩釋之。並贈以食物焉。又嘗一夕野行。二更許。猶不得宿處。乃託身於破廟之中。廟久無人至。庭前荆棘沒人。後進墻已傾陷。瓦礫成堆。再過傾陷之堂。又有深堂一進。阿李不敢窮其奧。卽抱朱子就前廳倚壁危坐。用以待旦而已。少時月出。照見龕中泥佛面上作金色。朱子因怖而啼。啼聲達于後堂。乃有怪物出焉。但見異獸作隊。自後堂黑暗處出。其形如鼠。其大如狗。以後足向地。作人立。以前足彼此互握。如人之携手然。阿李見物至。急抱兒于懷中。止其啼。默祝佛佑此兒。不爲鼠噬而已。幸鼠見人。略有畏縮之態。阿李知其膽怯。卽拾地上石力擲之中。其一鳴聲唧唧。負痛而逃。

羣鼠皆去。不敢復出。久之。又有一巨鼠來。巨倍于前。更有略小者。三四以擁護之。儼然如鼠王之親征也者。阿李至此亦大懼。手足無措。忽思貓能避鼠。于是急作貓鳴聲。鼠王乃畏而逃去。不復來。未幾天已明。阿李乃抱兒出廟。行五六里始見村落。乃向人家乞食。並問昨夜所宿是何地。或告之曰。此關帝廟。久爲老鼠精所據。無人敢入。前月有兵過此。殺鄉人數十人于寺外。以祭鼠。乃能假此廟一宿也。阿李聞之。心膽爲寒。自思昨夜之不死于鼠者。眞萬幸也。阿李經此種種困難。而未嘗一刻不盡保護朱兒之責。既至無錫。已感寒疾。乃大病。喪亂中又無醫藥。病十日而卒。然而朱兒

已得無恙矣。朱之親戚感其義，厚葬之。號曰忠僕墓云。或云墓在無錫北門外十五里。或云墓在無錫山下。今已無可攷矣。可爲一嘆。

### 江虎

江虎者，貴州之黎平人也。工書法。少年任俠，使氣不容于鄉里。乃飄然出游，挾其藝游京師。不遇，復南游閩浙。由閩入粵，流落廣東。適遇洪秀全起事，虎乃走依之。初見秀全，秀全見其狀貌鄙瑣，心甚輕視之。因問其名，虎大聲答曰：吾名虎也。聲如洪鐘，屋瓦皆震。秀全大驚，謂左右曰：吾見其形如鼠，不料其聲如虎也。相與大笑。

遂留虎居軍中。使率數百人。與前軍三千挑戰。敗之。自是虎之名大著。清軍畏之甚。望風輒靡。然虎恃功而驕。漸凌諸王。諸王深忌之。交譖于秀全。秀全漸疏之。虎大怒。拂衣而去。欲走投清軍。行至半途。爲人所暗殺。蓋亦諸王所暗使也。或云。虎實未死。其去也。投清軍亦不合。乃削髮爲僧云。

### 吳道士之左道

嘗有道士。自稱吳吉士者。以左道謁秀全。自謂能驅風雨。役鬼神。豺狼犀象之屬。均聽指揮。可以教之戰。又能爲水火之遁。言之鑿鑿。秀全命試其技。道士乃於營中設壇祀神。凡七晝夜。道士披道

服。仗劍禹步。口喃喃誦咒。時方久旱。吳道士以劍西指。則劍指處。黑雲一縷。從山頂而起。徐徐升至半天。愈升愈高。忽爾四散。滿天皆黑。電光一閃。而雨下矣。秀全見其事。乃深信吳道士。囑其役鬼神助戰。道士披髮誦咒。果見天色陰黯。而聞鬼聲啾啾。秀全益喜。謂吾得吳道士。敵不足平也。一日。遇清兵挑戰。秀全命吳道士預役神兵鬼將。道士閉門誦咒。半日。敵兵臨陣。而道士猶未啓門。傾耳聽之。寂無聲響。事急。秀全命破扉入視。見則道士橫臥地上。面白如紙。撫之死矣。然莫知其致死之由。及細察之。見則道士滿身青紫。如被人痛打者。然。然道士閉門時。房中無第二人。而其臨死

時又未聞有格鬥聲及呼痛聲。則必非被人毆死也。可知。於是人皆謂吳道士被鬼擊死也。而此時清兵已逼近。秀全無備。乃大敗。嗟夫。吳道士欲役鬼殺人。而卒不免於自殺。是豈其術之未精耶。可笑孰甚。

### 狼兵

洪秀全之初起也。嘗招集粵西蠻人。編爲一隊。名曰狼兵。其蠢而好鬥。所向無前。故其初戰無不勝。半藉狼兵之力也。厥後此種狼兵有所死亡。而無從補招。人數漸少。且其人有力而無智。能奮鬥而無紀律。一與久經訓練之清兵相遇。略有挫折。卽覺氣阻。不復

能戰。是以一敗塗地。而不可復振也。

獐妃之異聞

秀全宮中。有所謂獐妃者。亦粵西獐種也。其人膚色潔白。過於漢人。雙趺天然。不加縛束。秀全尤酷愛之。蓋是時漢族女子。無不纏足者。故秀全一見獐妃而愛之。未始不因物以少見而奇也。或云獐妃係秀全自獐洞中虜掠而來。或曰其父嘗山行遇豹。被秀全兵所救。乃獻女酬恩也。二說未知孰是。

太平軍之貨幣

洪秀全既建都於金陵。凡帝皇開國所爲之事。無不應有盡有。封



功臣也。興土木也。開科舉也。凡此種種。無不備具。而有鑄造貨幣一事。尤爲創舉。其幣大徑半寸。外圓。有圓孔。偏在一邊。而不居中。一面鑄太平天國四字。一面鑄洪氏肖像。每枚當錢十文。名曰太平天國銅幣云。按鑄肖像於貨幣。不期然而然。與泰西各國相同也。其在中國。此爲創舉矣。

### 洪氏宮中之妖怪

語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觀於洪氏宮中之怪。益知此言之可信也。當洪氏將敗之時。宮中嬪妃。嘗於黃昏時。見有黑影憧憧。往來於寶座之上。或作爭奪之狀。或作竄伏之狀。

歷歷可辨。有時尤爲明晰。恍惚如燈下人影。舉手置腮上。作挪揄之態。亦可見也。見者相率以爲妖鬼。而莫敢言於洪氏之前。故洪氏卒不之知。但亦無他患耳。一日洪氏方坐殿上。忽聞座後有笑聲。亦如嘲笑之者。然卽回首徧覓。不見踪跡。洪氏疑爲侍從偶然不慎。致作此聲。因此而殺若干人。然識者早知其爲鬼爲妖也。特不敢言耳。不久金陵城破。太平天國滅亡。此等鬼孽。卽其預兆也。按以上所述。乃係洪氏宮中宮女出而語人如此云。一世英雄。致爲鬼笑。其情形亦可憐矣。

雨花台之鬼泣

金陵雨花台。形勢險要。爲用兵必爭之地。攻者守者。無不視雨花之得失。以爲勝負也。當洪氏將破金陵之時。附近居民。每逢陰雨之夜。輒聞鬼泣。其聲啾啾然。識者早知其爲兵兆。比及清軍克復金陵之先。鬼泣比前更厲。或且白晝悲啼。秀全聞而惡之。命人以爆竹至其地。放之以辟鬼。然放過而後。鬼泣如故。秀全亦無如之何也。不久清兵卽克復金陵矣。

### 西人莫斯之評論

西人有莫斯者。當太平軍興之時。託言傳教至中國。實則爲觀戰來也。軍興之初。卽來中國。直至洪氏滅亡。而後回歐。嘗著論評論

此事至爲詳盡。其扼要之言。則謂太平軍之滅亡。只在未得武漢。形勢已失。縱據長江下游。必不能久存也云云。及謂南人柔弱。不及北人遠甚。中國歷史數千年來。未見以南人而勝北人者。太平軍不能入黃河流域一步。縱當時清廷割地求和。分天下爲南北。而洪氏亦不能久存。與滿清相對峙也。其言不爲無見云。

洪氏祖墓之異

相傳洪氏祖墓在某山中。爲著名地理家蕭貴山所選擇。其地爲萬山朝宗之象。必出大貴人。然猶未料其能出皇帝也。秀全既卽帝位。於是人皆推功其於祖墓。按既稱萬山朝宗。當然爲皇帝之

兆。或者當時人不敢以帝皇相望。但云大貴人而已。厥後秀全在金陵。所行多不義。其鄉人私以穢物置其墓上。以厭之。據云明日墓上之草盡枯云云。不久秀全亦卽死矣。此種無稽之談。本不足信。姑誌之以資談助可也。

### 神羊之異聞

廣州又名羊城。蓋以城上有石羊五而名也。石羊之所自來。流俗相傳。及見諸記載者。莫不涉及神怪。或謂係仙人牧羊於此。叱羊成石。或謂係天生此石如羊形。而其羊頗著靈異。能自行走動。食人田中稻麥之屬。後爲某神所誅。罰其不能行走云云。其說不一。

茲不詳述。當洪氏起兵之年。先是城中人恒於清晨遠見五羊立起拜舞。跳躍如生。及趨其處而視之。又屹立不動。依然石羊也。見者就其所拜之方向而卜之。謂南方必出貴人。一時相傳。有信者。有不信者。未幾。洪秀全起兵。不數年。卽帝位於金陵。而粵人又見石羊向北而拜。於是人乃知石羊之拜。賀秀全也。異哉。（按當秀全初起兵時。秀全爲南人。故石羊向南而拜。及其卽帝位於金陵。金陵在廣州之北。故向北拜。此其所以知爲賀秀全也。此種揣度之詞。徒付之一笑而已。豈足深信哉。）

藏金之異聞

相傳洪氏在金陵。將所得金銀。悉數埋之地下。未知其何所命意。每黃金一缸。其上鋪白銀一層。再上鋪以甃瓦。重重封閉。掘土深六尺許而埋之。埋畢。再於其上種柳樹一株。以誌其地。然亦有不埋金之處。而亦種柳樹者。蓋所以亂他人之耳目也。別有秘密地圖一紙。與地互相應照。絲毫不差。但圖上柳樹。其數目與位置。雖與實地相同。而其下有金。與其下無金。則別有記號。以標識之。故一閱此圖。則埋金之處。瞭如指掌。按圖索驥。不患藏金之不盡得也。後洪氏既敗。曾有人知其事。但其地既屬公產。不能私自掘藏。而此圖又不知失之何所。無從依據。故雖知有黃金在地下。亦莫

得而致之也。及至民國初年。又有人提議開掘。并實行其事。然掘之多時。未聞有獲。則藏金一說。全屬子虛。好事者造謠以惑人。好利者竟受其愚而不悟也。亦可笑矣。

宮中之地道

相傳金陵宮中。有一地道。可以曲折通至城外。蓋當建此地道時。卽所以預備不虞也。初入其道甚狹。僅能容二人走。且極黑暗。必行半里餘。乃始有一線天光。其天光所自來。卽得之地面上也。蓋於平地上作一大井形。其井下非水。卽道地也。然人在地面上向下而望。但見深不可測。只疑爲廢井。而不知爲地道。過此井處。再



行若干步。乃有大堂。有寢室。有廚房。寢室中牀被俱備。厨中多積燃料及飲食之料。所以預備在其中居留也。再過此。乃有一大關。以巨石爲門。啓門。乃有羊腸小道。通至城外。其出口處。乃係大墳一所。自外望之。但知爲墳。墓門啓處。其中空空。蓋地道之出口也。而墳之四周。又多種樹木。長林豐草。不能容人置足。故但有人自內而出。斷無人自外而入。地道中又多蓄火藥。不知何用。一日。火藥暴發。將其中一部份轟毀。自此乃不通行。據當時躬與其役之石工言。此道共耗時半載。每月役使工人百。其工程之浩大。亦可想矣。

洪氏好色之特性

洪氏既踞金陵。荒淫無度。日夜縱樂。後庭嬪妃充塞。大都掠自民間。而洪氏尤有特性。其於女子。固取其貌美。亦取其足大。然當時習尚裏足。大家婦女。無不以小足爲貴。故所掠者。大抵以纖足見屏。而小家女子。貌又不揚。是以嬪妃頗難其選也。據云。女子足之大者。則體壯身強。房闈之間。遠過於纖弱女子。斯洪氏獨取乎此也。又洪氏之選邑。不重面貌。而重身裁。其腰欲其直。肩欲其削。胸欲其平。身欲其高。備此數者。始得當意。而尤重在其身之長。凡得一人。須先以線量之。能中一定之程度者。然後察視其面。如不中

此程。雖佳不取也。據云。婦女之身長而肩削者。性必風騷。腰直而胸平者。體必強健。兼此二者。貌雖中材。自有可愛之處。否則如木美人。雖美貌亦何取哉。

又洪氏選歌。不喜女子唱。但命男伶唱演。據云。女子聲柔。只能爲吳謳小曲。如悲壯蒼涼之聲。決非女子珠喉所能發也。故其聞歌也。不取女而取男云。

### 楊東林之製毒礮

太平軍中。有所謂楊東林者。或謂係楊秀清之族弟也。其人初爲鐵工。而頗有巧思。太平軍起。見楊秀清勢盛。乃製鍊銅刀一柄。以

族弟禮求見秀清。其刀係精銅製成。凡鍊之六越月。耗費二百餘金而後成。秀清見刀大悅。卽招致軍中。然東林之爲人。碌碌無他長。以之數十人。不能將也。居久之。秀清問其何能。曰。能製毒礮。問其何所願。曰。願以製礮自効也。秀清聞其言而異之。因問其製造之法。及毒礮之用。東林曰。炮以鋼爲管。其徑二尺。中藏機械。不須火藥。機動而彈發。彈以鋼皮製成大丸。如西瓜。此丸之中。有若干小丸焉。小丸之中。又有若干小丸焉。如此屢屢包容。其最小者。乃至如豆如粟。各丸之中間。皆雜以爆製之毒藥。如此大丸落地而破。其無數小丸。四面飛散。小丸落地而破。其又小者四面飛散。如

此則總機一發而可殺千百人矣。言時並以圖呈之秀清。秀清命試爲之。東林曰非巨款不能試也。秀清奏之秀全。請撥巨款以爲製炮之經費。秀全曰軍餉方絀安有閒款以供此舉。無論能成與否。即使能成而收效乃在於數月或一年之後。今時勢危急。斷不能待也。秀清之言既不見用。東林乃無地籌款以供試驗。雖抱絕技。終無以自見也。後在秀清軍中鬱鬱病死。按東林之砲。雖徒託空言而未見諸實事。然但就其所言而觀之。未嘗非中國軍器中新發明之一物也。秀全不能用。惜哉。

### 神弩將軍

太平軍中有甘姓者。粵西人也。善射。用短弩。發矢縱橫如意。均能於百步外傷人。中其要害。其矢短而細。細纔如鍼。百鍊之鋼也。傷人要害。人乃立仆。否則可不死。然甘某百發百中。無虛發也。故人呼爲神弩將軍。然甘某之弩與矢。他人不能用。他人之弩與矢。甘亦不能用也。甘之矢。皆自製。每製一矢。耗時費財。最不易成。故甘之矢。只宜於狙擊。而不宜於戰陣。只宜於殪主將。而不宜於死士卒。蓋用矢甚多。所費既巨。製造亦不及也。初挾技見秀全。秀全頗禮重之。既見甘某之技。幾等屠龍。洪氏乃遂疎其人。甘某雖挾絕技。而無由立勳業也。或曰甘所居與苗獠爲鄰。甘之弩法。蓋學於

苗人者也。

### 四眼狗

太平軍中。又有所謂四眼狗者。其人姓陳。亦廣西人也。或謂其人生有四眼。故名。或曰綽號爲四眼狗。非真有四眼也。二說皆非。是蓋陳初只二眼如常人。既而其左額上受刀傷。治愈而後。忽裂一縫。不能合口。形略如眼。中空可容一豆。陳乃以小黑棋子置其中。望之如真眼。用以威人。又久之。其右額亦受刀傷。陳亦飾爲假眼。於是乃有四眼矣。此陳氏四眼之所由來也。久之。軍中但見其有四眼。而莫知其由來。故遂謂其生有四眼。陳氏更借此欺人。於是

四眼狗之名乃大噪矣。然聞其名而未見其人者。意謂世必無四眼之人。因疑四眼狗爲綽號。殊不知非是也。

洪氏之令旗

洪秀全發號司令。用一令旗爲憑。其旗以白綾爲之。作方形。上繡雙龍雙虎。另有秀全親筆所書之令字爲識。其旗捲而藏之竹筒之中。筒之四周圍以銅皮。兩端復有銅製之蓋。封識嚴密。其筒洪氏親藏之。非親信大將。未嘗一覩其旗之形狀也。軍務雖分掌於諸將。而全權實總握于洪氏。每遇緊急之事。洪氏出令。使親信小卒持旗以往。諸將見旗。無不惟命是聽。但奉命而行。事雖敗。洪氏



但歸罪於己。不責他人也。如或見旗而不如令以行者。雖有功亦必見斥。其軍令之嚴肅如此。其行事之專制如此。然此僅就其初起事時言之耳。及其將敗之際。諸王專橫。互相猜忌。秀全雖有號令。不能行矣。安得復見當日之嚴整耶。

太平軍軼事

中華民國八年十一月再版

版權所有

編輯者 羊城楊公道

發行者 兩友軒

印刷者 民友社

發行所 大華書局  
中華圖書館

代售處 文明書局  
本埠各大書局

太平軍軼事

每部一冊

定價三角